非机

羊 郎

非机，在这里指的是非机动车。

非机，和上海话里的飞机，发音相同，而且现在地上跑的“非机”和天上飞的飞机有了一个行驶上的相同点。即飞机的航线上没有红绿灯，地上有些非机在跑的时候也无视红绿灯。要命的是地上的非机还可以和天上的飞机竞自由。飞机尽管驰骋的空间比非机大，但毕竟有航线的规制，地上的非机在跑的时候常常随意逆向行驶，大转弯小转，小转弯大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任意走，甚至于人行道上也来去自由，你好端端地在自以为安全的人行道上徜徉着，冷不丁从你后面贴身驶过一辆非机，把你吓得一愣神。明明人行道是给人走的，可是非机常常按着喇叭让行人给它让路。

记得我小时候，凡是用人力驱动的，叫作非机动车，比如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三个轮子的三轮车。一旦在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上安装一个马达，就叫做机器脚踏车，名称上就带上了一个“机”字，尽管还是归为非机，但它的脚踏功能实实在在，而且机器脚踏车的车速是有严格限制的。

后来为了节省人力，出现了电动自行车的概念，俗称电瓶车，人家好端端的电瓶车，出生时明明都有脚踏功能，但是一到主人手里，这与生俱来的脚踏板就被拆除废弃了，说来也难怪，有了电池驱动，谁会用人力去蹬重量远超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呢？走在马路上，要寻觅一个骑脚踏电动自行车的人还真是难！买了电动自行车上了牌，随即将脚踏板废了，成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

想不到的是电动自行车不满足于该属于非机的速度，此山望着那山高，省了人力，还要追求机动车的快感，于是车速逐渐提升。这也没大错，毕竟人家已经不是人力车了，完全靠电力驱动，车速哪能和人力车一样呢？据知，电动自行车的一般限速为15公里，这符合非机的属性，可能鉴于电动自行车有电动功能，国家把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放宽到了人力难以企及的25公里，但是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可以开到时速30甚至40公里以上。有的车出厂时速度合标，车主到一些不法车行里一改装，立马变成时速可达40公里以上。令人困惑的是这时候的非机还能叫非机吗？

真不知道应该把这些非标超速的非机动车上的人员，称呼为骑行者还是该称呼为驾驶员？这种非机驾驶员，开着时速像机动车一样的非机，却不用考驾照，也没有酒驾、醉驾之忧，世界上还有比非机更自由潇洒的交通工具吗？还有，机动车不慎撞上了不按交规行驶的非机驾驶员，常常还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现在上海严管非机的地方法规已经实施，但是法规只是划了红线，而让非机回归非机的本质，让非机谨守交规，主要还是看执法效果。也许因为现在的非机已经是没有人力的“机动”车了，以至于要求非机使用者必须像摩托车主一样戴头盔。这里有两点更重要：一是管住源头，出厂的电动自行车必须把车速设置在国标之内，而且不容易被改装，倘若有车行非法改装，则依法予以严惩！二是持续地严格执法，而不是运动式执法。

问题又回到原点，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到底是非机，还是已经无意间成了“机动”？如果电力驱动就不是“机动”，那么现在挂绿牌的纯电动新能源车和电动自行车就是一样的属性。倘若非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非机的属性，那么还是用非机管理办法来管理是否会跟不上趟？出行在外，安全问题毕竟是首要的。

我的『摇篮妈妈』

陶 昕

1948年底，苏北解放区小尖子村。一位年轻的苏北籍女战士，由部队安排到我母亲身边工作，专门负责带养刚刚出生的我，她就是我的“摇篮妈妈”沈莫英。

那时我母亲是华东野战军某部医疗队队长，带着医疗队救治伤员转战南北，根本无暇顾及孩子。是沈妈妈没日没夜全身心地喂养照看襁褓中的我，才使我得以健康地长大，从此沈妈妈就与我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的设施非常简陋，一个竹编摇篮就是我的“床”。行军转移时，一根扁担挑起摇篮和行李，即刻就能出发。沈妈妈守护着摇篮里的我，跟随大部队从苏北解放区一路向南，过长江到江阴，在无锡整训后待命。

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后，我爸爸是商业系统的军代表，我妈妈去卫生系统当军代表，沈妈妈也随着进入了卫生系统工作。

沈妈妈没有文化，一口苏北土话让人难懂，却总是那样慈眉善目。我父母健在时，每年春节她都要来我家看望“老首长”。

每次她都会带着一盒大大的奶油蛋糕给我吃，直到我结婚有了孩子她仍然如此。在沈妈妈的心中，我永远是那个爱吃奶油蛋糕长不大的孩子。

我父母去世后，沈妈妈也老了，行动不便，轮到我每年春节去探望她了。沈妈妈住在江湾五角场，我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带着我乘坐小火车去她家。

沈妈妈的丈夫曾任派出所所长，但早年离世。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儿子拉扯长大。退休后还闲不住，经常举个小旗在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

沈妈妈晚年不幸罹患肠癌，手术后恢复尚好。但在2007年又发现癌细胞骨转移，使用了大量的镇痛剂，数年后癌细胞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沈妈妈爱活动，每天都要在小区转一圈，小区居民和保安都知道她是老革命。她的生活始终自理，自己烧饭做家务，直至最后的那一天。她的耳朵聋了，一年聋过一年，但是她拒绝使用助听器，看望她时往往是我说我的她说她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有一年春节我去看她，在门外听见她在家里的走路声活动声，拼命地敲门她就是不开，打电话进去能够清楚地听见振铃声，却无人应答，无奈之下只能离开。此后便改变方式，先与她儿子电话联系，待她儿子在家时才上门看她。

我的父母和沈妈妈经常对我说，你是坐在摇篮里被扁担挑进上海的。可惜的是挑担子的徐大叔以及警卫员小隋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病逝了。

近几年每当我去看望沈妈妈时，她常常会一遍遍地说：“六个人进上海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我知道她在想念我的父母、想念那些曾经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生活的战友。

5月24日清晨，我被一条微信惊住了，“妈妈在家离世，特告！”这是我的摇篮妈妈沈莫英的儿子发来的信息。这两年新冠疫情严重，我没能去看她，没有想到竟永远地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我去参加沈妈妈的追悼会，悼词中说：96岁的沈妈妈1944–1945年在兴化独立团参军，1945–1949年在32旅96团当兵……

我一直以为沈妈妈是部队临时征召的苏北农村妇女，最多就是部队的职工，没有想到她竟然是抗战时期参军的老革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渡江战役的真正军人。

沈妈妈走了，她一生平凡清淡默默无闻，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是抗战老兵、老党员的光荣历史，连家人都不知道。

沈妈妈这样一位普通的抗战老兵，她生前无怨无悔地为党勤奋工作，从不计较更多应该属于她的荣誉和待遇。

沈妈妈，我的摇篮妈妈，你淳朴无私的音容笑貌铭刻在我心中，我会永远想念你的！

品茶纳福著名篇

鲍世远

自古文人爱茶，历代文人不仅以酒会友，更乐于以茶交友。

白居易是一位心意恬淡、质朴纯真的诗人。他一生爱茶如命，终生与茶相依。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杭州既是名胜重地，又是茶乡胜境。当时有位高僧韬光从四川出游，来到西湖天竺，在灵隐驻足修行，白居易慕名造访，韬光以山中茶水相待，二人品茗论诗，欣赏山野景色，情意交融，结为挚友。

白居易心仪茶香，相信诗宜茶，不独唯酒，茶能“醒诗肠，增文思”，把茶移入诗坛，使茶与酒在诗坛并驾齐驱。

由白居易爱茶，我想到了另一位文人嗜茶、以茶入诗著名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他的茶诗多达300余首，大多是在隐居故乡绍兴时所写，尤为可观的是，他的茶诗涉及面广，描写了宋代的名茶、采茶、造茶、煎水、品饮、泉水、茶具、茶功等，记录了各地茶饮民俗。

但是陆游最喜爱的还是产于家乡的日铸茶。他喜称：“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日铸茶产于绍兴会稽县东的日铸岭，岭的南坡叫油车，此地整日阳光普照，使日铸茶的茶芽长出白色茂密的绒毛，因此又有“日铸雪芽”的美名。

现在，绍兴城东南方的平水山乡以产珠茶闻名，平水珠茶就是日铸茶发展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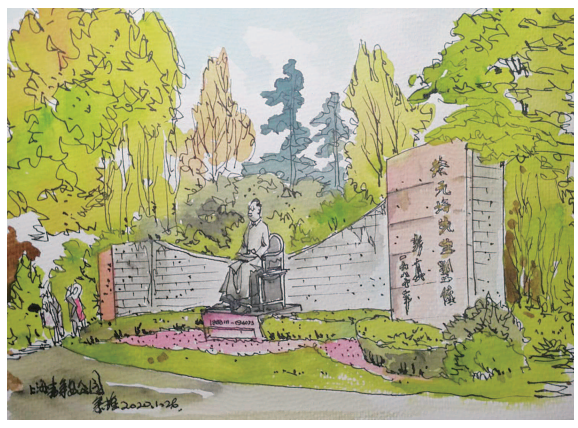
这种茶在国际茶市上享有较高声誉，鲁迅先生就是喜爱平水珠茶，不喜欢喝各种花茶。他的祖辈爱茶出名，周家早上在煮早饭的同时，总要煮水泡茶，泡茶用一把大锡壶，外面用棉套包裹，用于保温。

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时候，喝茶不用茶壶，而是用茶杯放点茶叶，冲上开水，边饮边写作，或与友人谈天。后来他也到茶楼喝茶，他的文友和茶友很多，但是常在一起喝茶的是同乡好友孙伏园。孙伏园是《晨报》副刊主编，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

鲁迅先生在北京茶楼以茶会友，使我自然地想起老舍先生与茶馆文化。他笔下的话剧名作《茶馆》，那是他深谙茶文化生活的力作。老舍先生一生嗜茶，把喝茶当作一门艺术，他说，“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他习惯边饮茶边写作，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随身携带茶叶，他酷爱花茶，但并不拒绝其他上品名茶。

1935年，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正当酷暑袭来，他为帮助劳苦人民解渴，仿效故乡民间施茶活动，经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商定，在内山书店门口设一茶摊，放茶缸一口，由内山负责烧水冲泡，鲁迅先生提供家乡珠茶。珠茶外形圆紧，形似珍珠。珠茶色泽清润，香气浓郁，经久耐泡。鲁迅先生对喝茶评说：“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文人与茶结缘，以品茶、种茶、制茶、写茶为荣。品茶养性，留下不少茶诗名篇。茶以清绝幽香著称，正是文人品格的展现，茶与文人、茶品与人品相得益彰。



静安公园蔡元培先生像（速写） 杨秉辉

转了身的鲜鸭蛋

袁 山

新鲜的鸡鸭蛋，都富有营养。但是你是否注意到，更多人爱吃鸡蛋而不喜欢吃鸭蛋。医院里，面条都是卧鸡蛋，没听说卧鸭蛋的。孩子去考试，去应聘，大人也许会在早餐里加两个鸡蛋，绝对不会吃鸭蛋，因为鸭蛋常被比喻为“零分”。

当然，也不用担心鲜鸭蛋无出路，鲜鸭蛋转身一变，皮蛋、咸鸭蛋出现了。

皮蛋数江西宜春（古称袁州）的最佳，“皮蛋处处有出产，风味还数袁州好”。袁州皮蛋又称松花蛋、五彩蛋，其历史悠久，是江西省非遗美食，据《袁州府志》《宜春县志》记载：袁州盛产麻鸭，其蛋为皮蛋上等原料蛋。皮蛋最早出现，是蛋庄主人无意中用烤过火的茶油壳灰、喝剩的茶水茶叶倒入鸭蛋箩筐发现的独特风味。如今，袁州松花皮蛋已年产近千万枚，其中出口量达到600多万枚。

咸鸭蛋，数高邮。有词作证：“未识高邮人，先知高邮蛋”。双黄蛋作为高邮的形象大使，自古就是进贡朝廷和馈赠亲友的名优特产。高邮蛋有着千余年的历史传承，《齐民要术》记载：苏州、扬州一带已大量腌制咸鸭蛋，而且可以久藏。北宋文学家秦观的诗文中也有提及，他曾以咸鸭蛋馈赠其师友苏东坡。

袁枚曾在《随园食单》中提到：“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1905年，高邮第一家蛋品企业——裕源蛋厂就已问世。1909年，高邮双黄咸鸭蛋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览，获得国际名产称誉，次年便远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美食家汪曾祺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骄傲地写道：“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鲜鸭蛋的转身，意味着灵感涌动、角度更新的重要，举步维艰时，不妨学学鲜鸭蛋的华丽转身。

“潮”是标签，也是生产力

杨 冰

在创业之前，我是一个篮球爱好者。整个学生时期，每个人都被统一制式的校服包裹，唯一能够彰显自我个性的就是鞋子。进入大学我得到了人生第一双麦克格雷迪签名球鞋，兴奋了好久。

这种纯粹又具体的快乐是我非常美好的回忆，也是创业的起点。如果其他人也能体会到这样的快乐，那么这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2015年9月，得物诞生。上海这个消费力惊人的国际大都市，潮人汇聚、潮品云集，是潮流文化消费的高地，也是孕育新兴互联网企业的沃土。得益于上海潮流文化氛围，Z世代的年轻人很快汇集在得物，了解、获取、交流有幸福感、愉悦感的美好事物；2017年8月，得物上线交易功能，帮助用户得到美好事物的充实的快乐。

回头来看，得物的出现恰逢其时。最近几十年，国人的消费需求从吃饱穿暖，逐步迈向自我意识的崛起，有了更多、更细化的追求。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潮流文化和时尚消费就进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生活。

有人说，得物一看就是上海企业，很“潮”。在上海的城市气质中，体现最新最潮的首发经济是一张重要的标签，也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而得物已经成为全球潮流消费品集聚地、全球新品线上首发聚集地。诞生于这个自带时尚潮流“光环”的城市，得物与上海拥有天然的默契。

很多人不理解潮流文化，为“潮”埋单，实际上是在坚持自己对向往美好事物的价值主张。

年轻人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无论是街头、运动还是复古潮流，骨子里是年轻人对自己向往事物的一种价值主张。在“什么东西是好的”这一问题上，他们不再只是简单听从长辈的意见。以前追求性价比看重的是性能和实用性，而现在，全身上下包括眼镜、手表、衣服、鞋子，被寄希望于能够帮助诠释表达个人化的信息。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足够发达，大量的产业已经不缺基本制造能力，但让我们的产品、品牌具备真正打动人心的能力，这是得物希望能提供的价值。

以上海的品牌回力、飞跃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它们曾一度成为“国民运动鞋”。在国潮文化的推动下，老字号品牌重新获得关注。国潮兴起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在年轻人眼中，传统文化符号意味着个性与特色，他们愿意购买有文化、有创意的国货来展现自己的个性及民族自豪感。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聚集了年轻人的得物成为联系品牌与年轻人的纽带，通过引导年轻人关注中国的老字号品牌，影响他们的审美和价值观念。

今年4月，得物举行了第二届国潮设计大赛，引导全国的“90后”“00后”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寻求设计灵感，增进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树立文化自信。同时，对国潮品牌进行设计赋能、IP赋能，帮助其实现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让中国服饰传递中国精神。

虽然国内潮流文化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国内年轻人强烈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之下，新国潮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国内潮牌经过长时间的历练之后，也有可能会成长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经典品牌。

回首创业之路，我感到非常幸运，幸运能在上海这样一座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机遇之城创业。也充满干劲，期望把握好这个时代机会，服务好中国的年轻人，立足上海，走向世界。

（本文作者为得物创始人）

十日谈

创业路上跟党走

责编：刘 芳

明日请读：敢为天下“鲜”，梦想铸未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夜光杯